

找不回的感觉

李天岑·著



眼前的女人早已没有了在学校时的那种俏丽清秀。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找不回的感觉/李天岑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9
ISBN 7-5063-3410-0

I. 找… II. 李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255 号

找不回的感觉

作者: 李天岑

责任编辑: 韩 星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李栋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35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4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410-0

定价: 23.6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二月河



天岑又要出书了，我真的很为他高兴。

我最初知道李天岑，是刚进入文界，仅仅出了一本书是《康熙大帝·夺宫》。也就这么点“成绩”，南阳文界的朋友对我已颇有刮目相看的意思。彼时的西峡县文联主席乔典运是南阳作家的首脑，他也兼着南阳市文联的副主席。一次他来宛，约见我，向我介绍南阳作家队伍的“队情”，说到天岑，他说：“他的东西很不错，有乡土气息，也很大气，比较放得开。只是他现在做官了。”

这事这人当时只是提了提。我不认识他，对作品也无直观印象，只索一笑：“‘等因奉此’害文，比如说月色，秀才写诗，‘清光一片照姑苏’，衙门师爷说不对，应是‘清光一片照到姑苏等处’。月光不仅照姑苏，而且还要照其他地方，用的逻辑不同，品味也就有异。”老乔也笑：“不过这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好朋友，他能当官，说不定对我们有些照应。”这么三言两语把李天岑说过去了，脑子里记住了这个人名，其余一片“清光”。

但他的官似乎做得很顺当，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而县委书记、常务副市长，直到现在的市委副书记。这样的进阶，在一



个土生土长的南阳圈子里的农村孩子，很不易了——在北京大衙门多，缺多、缺大、缺肥、缺起点高，一个办事员，胡乱一提：处级！再稍作努力，厅级！在这块儿，副股调剂正股，你就得费不少的劲，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也未必“弄个副处级”——做官在小地方没意思。这是古今中国通理。我知道李天岑全靠老实苦干，他的这份儿地位挣得极为艰难。力气加才气，再加运气，才在这一郡之地有了点名堂。

他当副市长，而且是“常务”，我们来往就多了一点，愈来愈熟悉。鲁迅有诗“一阔脸就变，所砍头渐多”。我看天岑的品质，他的脸自从我初见到现在，一直就那样：平静、含蓄、温和，慢声细语，毫不张扬，带着微笑，扬着眉头凝视着你对话——接别人电话也这样。我的感觉是他知道别人困难，知道张口求人不容易。我当然无所谓，因为没有什么事求他，但文界的朋友们得他的帮助却不少。阔了不变脸，也不砍别人的“头”，这就是李天岑。

我很快就知道，天岑还在写小说。他的《月牙弯弯》集子到我手，我还觉得这是他雅兴不灭，现在做官赋了，出个集子找找感觉就是了。不料不久，他又把新写的《找不回的感觉》送到我手，说社会情调的变异与他内心回归本真思索的冲撞与失落。接着又送来了《赖四偷婚》——从“常务”改任副书记许是稍微在时间上有了一点游余。他的笔又拿起来了。我看了看，《赖四》一篇似乎较他前头的作品更佳。我还是建议他用《赖四》作为书名。我认为这篇小说看似通俗，主题其实很严肃，反映的“时代”潮很有代表性，既有新兴民族企业家卓绝特异的创业精神，波谲云诡的创业史，也有他们“精神流动”的轨迹趋向，怀着作家对这一重要新社会阶层的深沉思索。天岑贴实人性，贴实真实生活，贴实现实潮流

的自觉性，一目就能了然。

文学情结的顽固，执著的心灵追求，不为“等因奉此”而腐化而消融。这仍是李天岑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（二月河）	1
那夜·那灯·那女人	1
粉碎的玉镯	7
找不回的感觉	19
四单元三楼的两户人家	27
王大墩造桥之谜	39
天鹅娇娇	46
绿色的田野	54
刘正县	63
苇塘边，有那么一条狗	72
月牙弯弯	80
多余的介绍	90
能媳妇愁丈夫和滑头局长	98
新县长和他的老上司	106
喜悦	118
鸭舌帽	128
白妞妞借米	130
笑	138



黑大叔笑了.....	145
蔡科长派车记.....	151
鹅卵石.....	160
柿树湾.....	169
男女都一样.....	189
老尚和老杨.....	194
张大喷外传.....	201
秋娃.....	207
赖四偷婚.....	213
后记.....	276

那夜·那灯·那女人

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。

那年我初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，来到伏牛山腹地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山村插队落户。那天半下午的时候，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我拆开一看，是县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”来的通知，要我去县城参加一个座谈会，会议日期就在第二天。会议通知是三天前发出的，由于山高路远收到的迟了。这儿离县城有七八十华里，山路就有三四十里，出了山才有个叫高坪的小镇子，是高坪公社所在地，听说镇上有通往县城的班车，一天两趟，早一趟，晚一趟。不知能不能赶上晚班车，我只管急急忙忙地往高坪镇赶。

走的时候，生产队长说我第一次出门，要给我派个向导，我说不用了，我能记住一个多月前来时走过的路。哪知道上山时和下山时的视觉不一样，走着走着也弄糊涂了。走到一个三岔口时，我难住了，不知道朝那个方向走，山里的路不像城里的路有名字，有牌子，一看就知道。这山路既没名字也没牌子。不像城里弄不清楚了找个人问问，这里连找个人问问也找不到。我站那儿等了好一会儿，过来个放羊娃，问半天他哇啦哇啦说不清楚，我也听不明白，只凭印象往岔口左边的那条路走。走着走着没路了，天也黑了，我急得身上冒出了汗，只好



原路往回返。又返到那个三岔路口时，我想既然朝左走不对，那肯定就是右边那条路了，就顺右边这条路走。这时候天已经黑定了。山里的黑夜跟城里的黑夜不一样，城里的黑夜是万家灯火，山里的黑夜四处不见亮光，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山头就像一尊尊怪物，随时就有可能把人吞没掉，令你毛骨悚然。在知青点上这种感觉并不明显，这时候走在山路上，心里的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莫测的世界，产生一种惶惑和恐惧。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，我才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有一丁点亮光，就像一只萤火虫似的若明若暗，这时，我才觉得有了希望，又走了一阵，感觉亮点大了，心想，那里可能就是高坪。黑夜的亮光看着很近，其实很远，又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才走到亮灯的人家。

我走上前去，“咚咚”敲响了门。

“谁呀？”院子里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。

我忙答：“我是老北山过来的知青。”

“知青？”她迟疑着问。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你？……”她没有立即开门，仍迟疑着问。

“往高坪去，走这里对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告诉我：“往高坪不是走这条路，高坪在正西方向，离这儿有三十多里呢！”

天哪，我一听可蒙了，跑了半天的路全白搭了。

这时，她把门“哗”一声打开了，站在门正中对我说：“今晚你是走不到了，这里往高坪没正路，全是沟沟岔岔不好走，山沟里又有野狼、野猪，今晚你就住下，明个儿再去吧！”

“明天我得到县城开会呢！住这儿明天就赶不上开会了。”我犹豫着。这时我心里直后悔没听生产队长的话，怨自己太

逞能。

她见我还在犹豫，就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你住了就进来，不住我就关门了。”

不住有啥方法，往前走不了，往后拐不回。我自觉不自觉地跨进院里，又跟着她进了屋。

到屋后，她拉一把椅子让我坐下，自己在堂屋正间“嗡嗡”地摇着纺车纺棉花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看得见她清瘦的面孔有了皱纹，看样子有三十七八岁。

“家里的人呢？”我意思是问她的丈夫。

“公公婆婆去世了。丈夫修水库去了。”她指指依偎在身旁的那个七八岁男孩，“就俺娘儿俩。”

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有点渴，就说，“大……大……”“大”了半天喊不出来，称大嫂吧，她年龄有点大，称大娘吧，她年龄似乎有点小，我想了想，对长者还是尊称吧，就冒出了一句“大……婶，有水吗，我渴。”

“不要喊大婶，你啥都别喊。”她说说着站了起来，“你等等，你还没吃饭吧，我去给你做。”

说实话我早已饥肠辘辘了。可我还是客气道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喝几口热茶暖暖身子就行。”

她没有说什么，停住纺车，把那小孩子哄睡，用个大棉袄将孩子包着放到里屋床上，就往灶房里去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吃吧，照俺山里的风俗，吃双不吃单，可屋里就攒这仨鸡蛋。”

我看见了，碗里是三个嫩乎乎的白里透黄的荷包蛋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给孩子吃吧！”

“你吃吧，他睡了。”她边说边逼我快吃。



就在这时，那男孩子突然调皮地从里屋蹿出来。“妈妈，我没睡。”他眼巴巴地望着碗里的荷包蛋，“我也要吃鸡蛋！”

她被孩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很尴尬，忙劝道：“睡吧，睡吧，鸡蛋给客人吃。”孩子嚷闹着：“我不，我不，我也要吃……”

“你不听话，妈就……”她说着扬起了巴掌。

这一弄，我更不好意思吃了，忙拉那孩子吃。她拦着我：“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你吃吧！”

孩子“哇”一声哭了，淘气地用双手扑打妈妈：“你说话不算数，你说过这鸡蛋让我明天过生日吃的！”

听孩子这么一说，我咋也吃不下去了，把碗搁到了桌子上，后来，她去拿来一只碗把那荷包蛋分一个给孩子吃，留两个逼着我吃下去。

虽然吃下那两个鸡蛋充了饥，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坐在那里直发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从右边卧室里抱过来一床被子，领着我到对面的卧室。其实就是三间房，中间一间叫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她把被子搁在床上，说：“学生你休息吧，天不早了，你明早还要赶路。”

她把我安顿好以后，又去坐到堂屋正间，“嗡嗡”地摇着纺花车纺线线。

我本来就有个神经衰弱症，在学校时，经常要喝维磷补汁。她那纺车嗡嗡响着我怎么也睡不着，睡不着就想那孩子刚才要吃鸡蛋那一幕，心里咋也不是滋味。唉，我怎么把人家孩子过生日的鸡蛋吃了，想着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越想，越想越睡不着。睡不着就在床上翻身，一翻身子那床就吱吱响。

她可能是听到了床的吱吱响声，停住纺线线，走到我的卧

室门口靠墙站着问，“学生，是不是纺花车响，吵得你睡不着？”

我没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天晚了，你也该休息了。”

她说：“我也就不纺了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后来，靠近窗户的鸡笼子里，一只公鸡雄劲有力的高歌吵醒了我。我睁眼一看堂屋的油灯还在亮着。她怎么还没睡？我轻轻地从床上起来，轻轻地走过去，看见她在缠线……此时，我禁不住热泪流了下来，她为了避免响声吵我睡觉，就干起无声无息的活儿。她还是发现了我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鸡子把你吵醒了吧？”

我走过去说：“你怎么一夜不睡？”

她尴尬地笑笑：“实话给你说，家里就那一床被褥。”

我一听眼泪扑簌簌流下来，多好的父老乡亲啊，多好的农民母亲，知识青年真应该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……

鸡叫三遍，东方微微泛白，我说趁早往高坪去，争取赶上往县城的班车，她点点头，送我出门。

走到门口时，我扭过头说：“谢谢你，叫你受了一夜苦。”她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免谢了，你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大山里也够难的，说实话，你要不是知青，我不会给你留宿。”

我再次感动地流下眼泪，说：“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，有机会我再来看你。”

“你走吧，再不要来。”她说：“这道沟里就两三家，没有村名。”

“这道沟叫什么沟？”我问。

“你不用问了。”

“那你总该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可能不会再来，可我会心里永远记住你。”

“你也不用问了，我不会告诉你。”她很坚定地说，“出了这个门你对谁也不能讲在这里住了一夜，如果有人知道了，咱俩都会弄得一身不干净。”

“有啥不干净呢？”听她这一说，我心里怔了一下，她咋能这样说话，这一夜我们是清白的呀！接着，我说：“住这一宿，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闪光之处，看到了中国农民母亲的纯朴和伟大，我深深体会到了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。这次到城里开会我的发言就有了丰富而又生动的内容。”

她一听慌了：“学生，你千万不能说呀！俺家是地主。”

“地主？”我突然像触电了一样。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想想，你要是说出去，人家会说我是拉拢腐蚀知识青年，你也跳到黄河洗不清。说实话，昨夜我并不想留你，硬是天太晚、山又高、路又险……唉，不说了，你快走吧！”她把我推出来，“哗”地关了门，从门缝里又扔出来一句话：“不过，我不是地主分子，我公公是地主分子，我只是地主家儿媳妇，俺娘家也是贫农……我嫁过来没几天这里就解放了。”

这事儿，在当时是很忌讳的，我埋在心里好多年对谁也没讲过，可我心里常想起那个夜晚，那盏煤油灯下纺线线缠线线的她。

真是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路转。前年我又调到了这个山区县工作，时过境迁了，不用忌讳，我给许多人讲起这个故事，大家听了都说应该去找找她才好，我说，往哪里去找呢？不知道是哪道沟，也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恐怕只会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。

粉碎的玉镯

程之辉这阵子烦躁得很，坐着烦躁，站着也烦躁，在屋里也烦躁，到走廊里晃悠着也烦躁，见人烦躁，独个儿也烦躁，一切都是烦躁。

眼前的情况该使他烦躁。半月前，县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下黑龙镇当党委书记了，副部长的职位自然空缺。对这空缺的职位，县委是派人呢，还是从内部产生？如果从外边派人来，那算没戏。如果从内部产生，程之辉觉得自己应该有希望。因为，他程之辉进入宣传部较早，是现任科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了，已满五年。问题是现在的事情就怕有希望没把握。没希望就不想不烦，反倒没有包袱。有希望没把握是最熬人的。争取吧，又怕争取不上，丢掉面子。不争取吧，有一线希望，又怕失去机遇，那是一种两难的境地。程之辉目前就处于这种境地。虽说他任文化科长已五年，但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。理论科邱科长就是他的对手。邱科长任科长虽然比他晚半年，但邱科长有邱科长的优势，本科学历，而他程之辉只是大专，邱科长今年三十三岁，年龄上又小他两岁。听说邱上边还有关系，有个舅舅家的表哥什么的在省城做什么处长，现在用干部，年龄是个宝，文凭不能少，有关系更好。……这些都使程之辉觉得自己很没有把握。



程之辉心更烦的是民主推荐情况。前天下午，组织部突然来了两个人，把部里的全体干部集中起来要推荐一名副部长，这等于摊牌了，意味着这名副部长要从内部产生了，不可能从外边派人来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问题出在他事前不知道一丝丝消息。省里心连心艺术团要来县里演出，他和文化局的同志一道在选演出场地，他是在会议开始前的十分钟接到电话，是他的副科长小朱通知他的，他一接到电话头可蒙了，太突然了，太令他措手不及了，他没有做一点点准备，一个人也没打招呼。关于要不要给部里同志打招呼，他也想过，打得早了呢，万一这名副部长不从部里产生，打招呼也是白打了，事后还落个笑柄，传出去难听，不打招呼呢，万一要从内部产生再要进行民主推荐，到时候措手不及。他一直在犹豫着，可现在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。等他赶回部里时会议室里人已坐满，他刚刚落座就开始发推荐票，只让推荐一名，他毫不客气也毫不谦虚，也不能客气也不能谦虚，尽管两边的人谁也没有看谁填谁的名字，他还是在被推荐人的姓名栏内写下了“程之辉”三个字。他往周围扫了一眼，见人家都把推荐票叠着，也不知道是写的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。他想从大家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里找找对自己的认可度，也判断不出来，都是微笑着点头，他知道这种情况下的微笑和点头都是模棱两可的，你怎么理解都可以，可信度很低。推荐会结束后，回到科里，小朱说，听人说邱科长上午就知道了，中午就没休息，给一些同志打电话。这一听，他更加忐忑不安了。

昨天到今天他想了解下自己得票情况，可一点消息都透不出来。推荐完之后组织部的同志把票一卷拿走了，连部长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他想找找组织部干部科长陶伟，从陶科长那里探点消息。这陶伟和他是校友，都是豫南农专毕业，高他一

届。陶伟跟他妻子陶彩虹，在同一个乡里，又是同姓，有这层关系，平时见了还算客气。陶伟这人都说有点滑，天生一张金口，一般人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话，可对人心眼也不错。那种特性可能是职业病，也可能是职业道德。程之辉没有别的关系，也只有找陶伟了。他上午给陶伟打了电话，说有点想法想找他谈谈，陶伟答应了。说上午部长们找他有事，下午吧。到了下午，五点钟，他跟陶伟一直联系不上，打办公室没人接，他就打陶伟手机，拨打第一次时，语音提示：“你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”。过了五分钟，他又拨打，电话通着对方没接，又过了十分钟，他第三次拨打陶伟手机，语音提示：你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程之辉心里犯嘀咕了：这家伙是不是有意回避呢，还是不方便？程之辉理解陶伟这种角色，大多时候是身不由己，于是他从侧面了解陶伟的行踪，组织部下午就没开会，几个部长都在办公室，他除了和部长们在一起外，能有什么不方便接电话呢？后来，他往陶伟手机上发条短信：陶科长，我在办公室等你，开机后若方便请即回电话。发完后，他发现没署名字，要是陶伟弄不准这手机号是谁的就有可能不回电话，于是，他又重发了一条署上自己的名字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电话没有回过来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电话还没回过来。电话会不会没压好打不进来，他检查一遍，压得挺好，没问题。手机有没有毛病？他又检查一遍，没毛病，电量充足，信号显示在服务区。会不会预缴的话费用完了？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刚打过一个电话后，手机上没话费了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外边却一直打不进来。想到这，他就用办公室的电话往自己手机上打，通了，一切障碍都排除了。

程之辉看看手表，已经七点钟了，整个办公楼上没有人声。他想再次拨打陶伟的电话，试试手机开没开，一想，不

妥，发有信息，一开机他就知道，就会回电话，若不回电话，要么是不方便，要么是不愿意回话，再说，自己和陶伟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随便，人家要是不方便回话或是不愿回话，再打过去陶伟再不接，不是自找没趣吗？于是，他就继续烦躁地等下去。

突然，电话嘀铃铃响了，程之辉惊喜地急忙抓起话筒：“喂，陶科长吗？”

“嘻，谁什么时候封我当科长了？”是妻子陶彩虹的声音。

“呀，我以为是……”程之辉支吾着，“我在等陶伟的电话。”

“你没看几点了，”陶彩虹嗔怪道：“谁这时候还不回家吃晚饭。”

程之辉一瞅手表，哦，八点一刻了，“好，我就回。”随之挂了电话。他决定回家。又一想，要是走了，陶伟电话打过来了呢？一般说，办公室打不通，他会打到手机上，他觉得靠不住，心里说，这些人不会那么经心地给自己打电话，这时候还是咱找人家好。不能让人家找咱。想到这，他决定再次拨打陶伟的手机。就在他准备拨还未拨时，手机里突然冒出个清脆的童音：“有电话了，有电话了。”噫，是陶伟的电话。他高兴极了，急忙按下接听键，他还没反应过来说什么好，手机里已传来陶伟亲切而又略带歉意的声音：“之辉呀，不好意思啊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公务繁忙嘛！”程之辉满脸堆笑。

“的确是忙，下午到一个公司找干部谈话，刚刚结束。”陶伟说话的声音也带着疲倦。

“你也还没吃饭吧？咱一块吃饭，边吃边聊好不好？”程之辉试探着说，“这样你也节省时间。”